

“不必读”书单何以一石激起千层浪



阅读是个性化的事，因此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书单。 图/视觉中国

■本报记者 钱好

近日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的一份“不必读”书单，在网上炸开了锅。由于多个转载版本断章取义，严锋紧接着发布了澄清的文章，说明自己原意是强调阅读不能“一刀切”，读者不应应对专家书单太过盲从。

无独有偶，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也透露曾多次有人让他荐书，均被其婉拒。他认为，人的精力和现实需要毕竟有限，读者要明确所求知识的领域以及自己的程度，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。

那么，究竟该不该开书单？书单消费背后是怎样的阅读心理？此次“不必读”书单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恰恰引出了大众对于当下的“书单乱象”，对于读书本质的更深层思考。毕竟，阅读是一件个性化的事情，没有也不可能有模板。对于读者来说，最合适的书单，还要靠自己来寻找。

破除专家荐书的“必读”迷信

这几天，一则题为“复旦中文系教授写了‘不必读’书单”的文章在网上疯转。与大家常见的“必读”书目相反，文中列出了诸多作者认为不必读的“书”，包括“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”“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”“所有名著的续书”“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”等，

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。

原作者严锋很快发文澄清，这份书单来自于他的旧作，网上流传的版本裁去了他当初写在开头的数段文字，丢失了原意：“我的意思是这世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书单，专业阅读与非专业阅读的差别非常大。……现在流行的书单都是专业人士推荐的，非专业人士最好长个心眼，别听见风就是雨，也许他的蜜糖，就是你的毒药。”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严锋进一步解释说，他之所以要开列“不必读”书单，其实是想强调，这是一个讲究时间成本的时代，也是一个高度定制化的时代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，阅读就更不能够“一刀切”，照搬他人的选择。这份“不必读”书单也仅仅代表个人观点，希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，读者不必太过拘泥。“同样的书，在不同时期，对于不同人群，价值都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应该为自己定制适合的书单。”

众多书单实为促销广告

随着这一份“不必读”书单的传播，有关“书单”的话题也在网上迅速发酵。在评论中，许多网友在为作者的“真实性”点赞的同时，也针对身边林林总总的书单纷纷发出吐槽：“买了无数‘必读’书，大多没翻几页就放架子上。”“看多了专家推荐书单，都夸得天花乱坠，这篇简直是书单界的一股清流！”

在专家看来，这一次不必读书单激起的风波，正是对当下书单乱象问题的一次集中呈现。朋友圈里，我们时时要经历各种名目、各种类型、各种专家开列的书单的“狂轰滥炸”：“一生必读的60本书”“权威专家力荐，2017年最值得读的10本书”“了解中国历史，选这20本书就对了”……然而细细推敲，真有必读、最值得读的书么？许多不过是披着“书单”外衣的促销广告罢了。出版人彭伦说：“读者需要明白，微信时代，书单中有的书是运营公号出版机构塞进的‘私货’。”

但问题在于，为什么书单能够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广告手段？换言之，为什么有读者喜欢照着书单来买书？在评论家黄德海看来，这其实反映了一种“不怎么读书，唯恐找不到捷径”的阅读焦虑。对于阅读量不够，缺乏明确方向，又总想着要读点“有价值”的书的读者来说，打着“权威”“必读”旗号的书单似乎提供了一条选书的捷径。但事实上，因为不适合自己，买来的书多数又被束之高阁。现在市面上常常有数十本“经典名著”打包售卖的套装，也是现成“书单”的一种，其受众中不乏缺少耐心的选书者。黄德海认为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，会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书目，而不是什么都等着别人“喂”。

阅读是个性化的事，最合适的书单要靠自己寻找

尽管乱象重重，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没

有好书单。只是比起甄别专家荐书的诚意高低和“水分”多寡，我们更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：书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专家指出，一些书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有益的参考。但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书单，真正成熟的读者，应该会自己选择合适的图书。

青年评论家徐刚认为，在一些特定的领域，很多初学者不知道该从何处使劲，让老师开书单也是人之常情。尤其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，书单是非常必要而又有效的引导。国内外几所知名大学几乎都有专业的推荐阅读书单，让不少学生受益良多。

至于大众阅读，钱穆、季羡林等“大家”都曾列过推荐书单，《纽约书评》《卫报》等全球知名期刊也曾多次广泛征集作家、学者意见，发布好书榜单。多位专家指出，这些书单都相对“靠谱”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不久前，思南书局开设“在思南·一个人的书单”栏目，邀请一些作家、学者，每人荐书数本，并写下简短评语。作为荐书人之一，黄德海认为，这一书单的开设目的，并不在于要让读者照着买、照着读，而在于给出每个人的一种阅读视角。而这，或许也是今天多数书单的意义所在。

但是，无论再怎样权威、中肯的书单，也不可能适合每位读者。1920年代，胡适、梁启超等人均为青年学生列出了国学领域的推荐阅读书目，包括“四书五经”在内的许多典籍被列为“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”。但 these 书真的必读吗？鲁迅专门撰文嘲讽了一番，而后应友人之邀，又列出了一份学习文学的书单，与胡、梁选书截然不同。这也恰恰佐证了，每个人对书的理解和视角不尽相同，要给出一份“适合所有人的书单”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

■本报记者 童薇菁

“很多人认为喜剧就是一种噱头，其实它比其他戏剧类型更注重结构。”陈佩斯昨日现身上海，为将要开启全国巡演的四部喜剧作品站台。

将于今年秋天从上海出发巡演全国的《托儿》《阳台》《老宅》和《戏台》四部喜剧作品，集中展现了陈佩斯喜剧创作的成果，以及他酸甜苦辣交织的40年舞台历程。《托儿》是陈佩斯在舞台创作的起步之作，首演于2001年。陈佩斯所饰演的陈晓是一个“婚托儿”，专门为别人恋爱相亲“打边鼓”做策应。陈佩斯表示，在这部作品中，触碰到了喜剧与生活的良性关系，从真正的生活中找到了喜剧走进百姓的方向。《阳台》在主题上依旧关注民生，不过在喜剧创作的技巧上更为复杂精巧，六个人三条线索齐头并进，巧妙地推进剧情。

之后，陈佩斯推出了《戏台》。这部作品即将迎来它的第200场演出，场场上座率百分之百。舞台上，陈佩斯和杨立新携手演绎了一个戏班在乱世中求生存的故事，很多观众坐在剧场里从头笑到尾，却在走出剧场后潸然落泪。陈佩斯认为《戏台》是他迄今最好的作品。在他的理解中，喜剧就是被情感支配的一种表演方式，但偏偏创作者需要用理性思维去梳理去控制，合理地运用感性情感，否则喜剧就是廉价的。

1984年春晚，陈佩斯和朱时茂搭档表演《吃面条》，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他。“那时候的我对喜剧一无所知。”陈佩斯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特别感谢王景愚、马季、姜昆这些前辈大师做他的“引路人”。“经他们点拨、调教，戏就出来了，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”如今，陈佩斯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土壤。《戏台》票房和口碑的成功，也令他看到“喜剧”有市场，决心把这条路走下去。“我想把更多的本子、更好的表演方法留给年轻人，让他们继续把喜剧的明天走下去。”

四部喜剧《托儿》《阳台》《老宅》《戏台》将开启全国巡演

陈佩斯：不会合理运用情感的喜剧是廉价的

年轻演员该有怎样的成长路线，一批80后男演员正作出示范——

从现实主义正剧里汲取塑造未来的力量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，雷佳音、翟天临的名字被频频点赞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《大江大河》放出一段预告片花，主演王凯又登上了热搜话题；年代剧《爱情的边疆》播出，王雷扮演的万声被观众评价为最喜爱的角色。时间再往前推，张桐因为主演《绝命后卫师》拿到了飞天奖最佳男主角；朱亚文在比拼台词功底综艺节目《声临其境》中问鼎，又火了一轮……

这是一批80后男演员集体发光的时代。他们有流量，但流量之源与演技挂钩；他们有颜值，但颜值不是唯一仰仗。翻看他们的成长履历，有一点很是相似——都曾在大剧、正剧里获得过职业的滋养。张桐在《亮剑》里演过“魏和尚”，又接连在《铁梨花》《一个和八个》等抗战剧中沉潜；朱亚文在《闯关东》里混个

脸熟，又凭《我的法兰西岁月》《正阳门下》步步蹿红；王凯一路走来，《知青》《北平无战事》《琅琊榜》都是其演艺生涯的财富；王雷在《金婚》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《十送红军》《平凡的世界》里逐年成长，有目共睹；而一部《白鹿原》更是雷佳音和翟天临作为演员的高光时刻。

参与正剧大剧对于一名年轻演员意味着什么？这批80后作出了示范——当年轻演员能沉浸在一个“戏比天大”的剧组里，当他们在心理上、身体上努力靠近自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、真实的奋斗，这些来自于时间馈赠的定力，可以塑造未来。

英雄主义、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，总能确证一个角色有迹可循

王雷的语言天赋近来成为网友议论话题。作为地道大连人，他驾驭得了正

直又进取的陕西汉子孙少安，也能与善良单纯的上海书生万声严丝合缝。在《平凡的世界》和《爱情的边疆》里，他的西北方言和上海话都讲得有模有样。据说下部戏的挑战是说粤语。

用方言去靠近角色，看似把握的是“表”，内里却是如假包换的现实主义创作信仰。从中戏毕业考入北京人艺，再到进入影视圈，冯远征、吴刚、杨亚洲、郑晓龙、毛卫宁等前辈演员、名导演们给他的建议如出一辙：走现实主义之路。毛卫宁甚至许诺：“我们不妨约定合作十部现实主义剧。只要你目不斜视，不接玄幻剧，不接悬浮偶像剧，待十部约满，必有所收获。”不用十部期满，两人的第五度合作《平凡的世界》已开花结果，一路斩获白玉兰奖、飞天奖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重要奖项。

“‘现实主义’四个字背后，沉淀着脚踏实地的生命体验，沉淀着活的热的心灵感悟。而中国观众对于现实

主义的审美习惯，一直都在。”王雷说，导演给出的创作箴言教会了他，“演员这份职业是场马拉松，而非短期的名利双收。”人比戏红还是戏比人红，对于真正的演员而言，不该是个问题。

同样愿隐身在角色背后的还有张桐。上个月，他凭借《绝命后卫师》里陈树湘一角，从一众实力派中脱颖而出，成为首个获得“飞天奖”最佳男演员的80后。站在舞台上，张桐说：“这个奖是颁给我所扮演的英雄的。”如今得奖的兴奋劲过去，他依然坚持：“荣誉是肯定我们埋头创作的方向。讴歌英雄既是创作者的使命，也会在无形中激励我们怀着敬意投入创作。当我们查史料得知，英雄们牺牲时平均年龄才25岁，剧组所有人都只想一个想法：认真创作，不然对不起英雄。”

事实已证明，英雄主义、现实主义有着永恒魅力。只要演员走得心无旁骛，那些从了不起的岁月与真实奋斗中投射而

来的光，会照亮年轻人的路。

兢兢业业的手艺，能战胜不确定的行风，护送赤诚之心逆流而上

接演《大江大河》，王凯接到孔笙导演的第一个要求是“别怕掉粉，要卸去所有的明星光环”。抽象的话具体到拍摄中，那便是男一号宋运辉既不讨喜，也不够神采飞扬。从预告片里看，演员正朝着正确方向努力。

为求形似，本就清瘦的王凯在开机前集中减肥，并因此上过热搜。为求神似，他求助过家里的长辈、导演，还从阅读里讨要经验，走近40年前那代青年的心灵世界。他还设计了一些细节，比如前期的宋运辉有些“书呆子”气，常边翻书边做笔记，手上没空扶一扶眼镜，就拿鼻子拱。这样的小动作，非抛开“颜值执念”不可。但演员觉得，兢兢业业的手艺，恰是他从许多正剧大剧组里得来的财富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自己举步维艰。

在王凯的职业上升期里，他先遇到了《知青》剧组。东北的暴风雪天气，气温在零下40度，刺骨的冷风夹着雪渣子一个劲儿往身体里钻、往脸上砸。他想，这种天，怎么也得躲一躲吧。可剧组没人喊停，大家都在坚持。走进《北平无战事》，扎堆的演技派身体力行做着示范：拍摄现场无人嬉闹，即便候场的演员，也都沉浸在角色中、戏剧中；网友口中的“良心剧组”用他们对审美的每一分考究，苛求着构图、灯光、道具等等看似戏剧之外的元素。翟天临在《白鹿原》剧组经历的业界曲同工。

为演好白孝文这个地主家的儿子，他增肥10公斤。而整个剧组在开拍前，在黄土地里过了一个多月男耕女织的生活。

在行业风气一度不那么确定的几年里，大剧正剧依然走得扎扎实实。而这两年的行业动向也给出了选择：能从乱象里逆流而上的，终究是那些对创作葆有赤诚之心的人和戏。



▲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王雷。
▲《绝命后卫师》，张桐。



▲《建军大业》，朱亚文。
▲《大江大河》，王凯。

相关链接

厚重题材：磨砺年轻演员的必修课

这批80后男演员的集体发光绝非毫无规律。在他们各自1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，都有着几部留得下的现实主义正剧。他们的成长路上，都受过厚重题材的滋养。

无论角色大小，也无论戏份多寡，他们从正剧、大剧里收获的，有些来自文学内涵的浸润，有些来自英雄与历史的感召，也有些来自前辈潜移默化。他们如今逐渐受到观众认可，其实也为后来的90后

年轻演员示范出一条进取之路。

朱亚文：《闯关东》饰朱传武，《我的法兰西岁月》饰周恩来，《正阳门下》饰韩春明，电影《建军大业》饰周恩来

翟天临：《心术》饰郑艾平，《潜行者》饰李正白，《白鹿原》饰白孝文，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》饰杨修

王雷：《金婚》饰佟志博，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饰陈峰，《十送红军》饰

贺坚，《平凡的世界》饰孙少安

王凯：《知青》饰齐勇，《青岛往事》饰承志，《北平无战事》饰方孟书，《琅琊榜》饰萧景琰

张桐：《亮剑》饰魏大勇，《铁梨花》饰牛旦，《一个和八个》饰王金，《绝命后卫师》饰陈树湘

雷佳音：电影《高考1977》饰陈三，《我的前半生》饰陈俊生，《和平饭店》饰王大顶，《白鹿原》饰鹿兆鹏